

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丛书

西藏文艺评论选

冯牧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65

1985

西藏文艺评论选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书号 10170·130 定价 1.85 元

---

## 目 录

|                      |                  |
|----------------------|------------------|
| 序 言.....             | 李文珊 ( 1 )        |
| 植根于群众 植根于生活.....     | 李文珊 ( 7 )        |
| 文学创新和时代精神.....       | 李佳俊 ( 11 )       |
| 文学艺术家的“活水” .....     | 李文珊 ( 18 )       |
| 浅谈文艺作品的民族特色.....     | (土家族) 汪承栋 ( 22 ) |
| 关于藏族文学作品的民族特色问题..... | (藏族) 丹增 ( 31 )   |
| 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 李文珊 ( 38 )       |
| 文艺在批评中前进.....        | 张隆高 ( 42 )       |
| 要重视报告文学的创作.....      | 李佳俊 ( 48 )       |

### 崇高孕育于平凡之中

——谈《我们播种爱情》的新人形象塑造

.....李佳俊 ( 55 )

### 真实才能感人

——浅析刘克短篇小说《古堡上的烽烟》里苍姆决的形象

.....张隆高 ( 66 )

### 象雄浑、浪漫的草原那样美

——谈叙事长诗《黑痣英雄》的艺术特色

.....张隆高 ( 72 )

论汪承栋的诗歌创作.....李佳俊 ( 84 )

### 当代藏族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

——喜读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

.....(土家族) 汪承栋 ( 113 )

## 西藏农奴生活的艺术画卷

——略论《幸存的人》的创作特色……………胡秉之 (122)

## 藏族当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试论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的民族特色

……………张晓明 (139)

## 生活·结构·人物

——《幸存的人》阅读札记……………(藏族) 勒敦汪堆 (151)

漫评《格桑梅朵》的民族特色……………于乃昌 (157)

## 西藏人民的心愿 民族团结的颂歌

——评长篇小说《格桑梅朵》……………高正 饶元厚 (172)

## 惟其幼小, 所以希望就在这一边

——浅析娜真的形象……………(藏族) 格桑旺久 (183)

## 新时期西藏文坛的弄潮儿

——关于藏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徐明旭 (186)

## 我凝视这高原的黄昏

——谈扎西达娃小说的艺术风格……………田文 (190)

## 一九七七——八三年西藏汉文短篇小说创作述评

……………徐明旭 (199)

试论格萨尔其人……………开斗山 (藏族) 丹珠昂奔 (214)

## 真实的描写 精湛的艺术

——谈谈《米拉日巴传》……………张积诚 (230)

## 藏族古代的现实主义杰作

——初论策仁旺杰的长篇小说《旋努达美》

……………李佳俊 (238)

## 从藏族传统文学中闯出一条新路

——二论策仁旺杰的长篇小说

《旋努达美》……………李佳俊 (258)

|                          |                     |
|--------------------------|---------------------|
| 评《萨迦格言》                  | 佟锦华 (279)           |
| 仓央嘉措情歌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          | 降大任 (302)           |
| 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悲剧              |                     |
| ——初谈藏族传说《娘热·唐白           |                     |
| 群则和扎拉·白宗姑娘》              | 廖东凡 (314)           |
| 吐蕃民间诗词《莫抛弃》剖析            | 黄文煊 (322)           |
| 西藏民歌初探                   | (藏族) 赤烈曲扎 蔡贤盛 (327) |
| 试谈《说不完的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                     |
|                          | 周炜 李小方 (340)        |
| 幽默的形象 深刻的含义              |                     |
| ——《阿古登巴故事》浅论             | (藏族) 泽绒降初 (350)     |
| 谈西藏藏戏艺术                  | (藏族) 洛桑多吉 (355)     |
| 值得称赞的革新精神                |                     |
| ——评话剧《松赞干布》              | 张治维 (363)           |
| 关于《农奴》的电影文学剧本及影片的主要成就和问题 |                     |
|                          | 夏川 (370)            |
| 我的创作生活回顾                 | (土家族) 汪承栋 (385)     |
| 从《黑痣英雄》谈起                | (土家族) 汪承栋 (397)     |
| 从《雪山风暴》谈起                | (土家族) 汪承栋 (408)     |
| 为发展藏族文学刻苦创作              |                     |
| ——谈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的创作体会       |                     |
|                          | (藏族) 益希单增 (419)     |
| 我学习写诗的道路                 | 高平 (426)            |
| 西藏,我的诗歌大学                | 杨星火 (436)           |
| 后记                       | 西藏人民出版社 (445)       |

## 序 言

李文珊

人们喜欢把评论和创作比作文艺工作的两只翅膀，说明文艺评论不可缺少，也形象地表述了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但是，实际生活中，这两只翅膀的份量和搏动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常常是评论落后于创作，成为文艺工作整体链条中的薄弱环节。这种现象在西藏显得尤其突出，以致解放三十多年来，先后出版过许多反映西藏生活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选集或专集，而编辑出版专门的文艺评论选集，这还是第一次。

虽说从总体上来看，我区文艺评论还不适应文艺创作蓬勃发展的形势，但我浏览了本书收录的四十多篇评论以后，仍然感到十分欣慰，受到鼓舞和启发。编选者李佳俊同志告诉我，为了出版这本选集，他们查阅了西藏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作者三十多年来在区内外报刊上发表的二百多万字的评论文章。二百多万字，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其中虽有经受不住时间考验的过眼烟云，但是大部分文章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的还写得颇有份量。收进集子里的这些文章，结合文艺工作的实际，在高原上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真实地反映出西藏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状况，对少数民族地区文艺创作的许多特殊领域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地研究和探索。不仅对当时的文艺运动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作为社会主义时期文艺工作的总结，对于今后建设具

有西藏民族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开创文艺创作新局面，也会有重要的意义。

西藏的文艺评论工作，也经历过一番坎坷曲折的道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缺乏在民族地区开展评论工作的经验，在对某些作品的评论中，曾经出现过求全责备或简单化的毛病。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令人高兴的是，经过全区文艺评论工作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勇于开拓，努力工作，我们的事业毕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了。特别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和中央对西藏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来，排除“左”的干扰，解放思想，紧密联系西藏实际，伴随着文艺创作的日益繁荣，我区评论工作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受到区内外广大创作人员和文艺研究工作者的重视和关注。经过长期摸索，我们逐步积累了一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文艺评论和理论研究工作的经验。借本书出版的机会，认真总结一下这些经验，对改变评论落后于创作的状况，对推动全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也许并不是多余的。

要树立和发扬文艺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学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马克思主义和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兴旺的基本保证，也是开展文艺评论的指导思想。有的评论出现“左”的错误倾向，有的与作者、作品的实际相距较远，或者缺乏应有的理论力量，根本原因就在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文艺创作色彩缤纷，文艺评论当然也不能一副面孔，对审美对象的剖析可以有不同的角度，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但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历史地评价作家和作品，坚持文艺作品对社会的审美教育作用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基本观点，却是评论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应当忽视的准则。否则，评论工作者就无法施展自己的

才干，在形形色色的文艺思潮面前陷入迷惘。这当然不是说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而是要把他们的著作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美学理论，对各个时期的文艺现象进行具体的分析，对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帮助作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通过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左”的思想倾向，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的精神污染，是文艺评论工作的重要内容和经常性的任务。

积三十多年之经验，我们深切地感到：文艺评论要卓有成效，必须注意民族地区的特殊性，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之矢，射西藏文艺实际之的。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西藏基本上是一个单一的藏族聚居区，地处世界屋脊，过去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宗教影响很深，并在一段时间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藏族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感情和风俗习惯。这些，必然给作为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西藏文艺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乃至发展方式，打上鲜明的民族烙印，使之具有藏族文艺独特的个性特征。这既给评论人员提供理论领域的崭新天地，也为科学研究带来了许多相当艰巨的任务。解放初期，不少评论文章套用汉族和苏联文艺评论的模式来评价西藏的文艺作品，在我区社会主义文艺的草创阶段，这是难以避免的，公正地说，是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但这种评论缺少自己的特色，流于一般化的泛泛之论，很难收到指导创作向纵深发展的社会效果。后来，报纸上开展了关于文艺作品“酥油味”问题的讨论，大家才逐步认识到文艺评论不能满足于一般化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照搬



别人的模式，而必须紧紧抓住西藏文艺的特殊性，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区文艺评论工作者发挥自己的优势，结合各艺术门类的创作，先后就藏族文学的民族特色，民族典型形象的个性特征，继承和借鉴的关系，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等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并取得了可喜成绩。文艺评论在创作人员和读者群众中所产生的影响，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它不仅推动着我区文艺创作沿着民族化的道路迈进，也加深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深广内容的认识。

评论工作者是文艺百花园里的辛勤园丁，肩负着浇灌鲜花、铲除杂草和培养文艺新人的光荣任务。西藏社会主义新文艺开创时间不长，创作力量薄弱，培育新苗的任务格外繁重。曾经有人认为西藏文坛可以列为研究对象的成熟的作品不多，对成长中的还比较稚嫩的作者和作品不肯予以评论。其实，西藏文坛的光明前景正寄希望于今天还比较稚嫩的文艺新人，浇灌鲜花，帮助新人尽快成熟起来，应当是文艺评论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近几年，我们重视了关心和扶持青年作者，特别是藏族青年作者的工作。对他们的创作倾注满腔热情，充分肯定他们在描写民族社会生活，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和艺术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对其创作中的不是甚至失误也给予严肃的和与人为善的批评。同时，鼓励各民族作者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目前，我区藏族作者成长很快，汉族和其他民族作者也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高原文坛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文艺评论对青年作者特别是藏族青年作者的热情关怀，是促成这种新局面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文艺评论工作要加强对藏族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藏族有古老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艺术遗产丰富多彩，藏族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在千百年的历史过程中，创作了大量的古典文学

和民间文学。我们应当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研究，给予科学的评价。列宁早就指出过：“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解放以来，我们在抢救、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文艺评论和理论工作者先后对仓央嘉措情诗、《萨迦格言》、《旋努达美》、《米拉日巴传》、八大藏戏、《格萨尔王传》、《猴鸟的故事》、《阿古登巴的故事》等藏族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尽管对有的作品的评价还存在着某些意见分歧，但这是正常现象。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应当允许发表，提倡争鸣。通过讨论活动，逐步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藏族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全面、深入地开展下去，这是我区文化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发展具有藏族特点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今年春天，党中央又一次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同志在会上强调指出，要十分重视和科学地继承、发展藏族的文化艺术；藏汉等各民族间，在文化艺术上要相互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积极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艺术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决不可企图用汉族文化艺术去代替或改造藏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胡耀邦同志的讲话，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民族文艺的发展方向和必须采取的措施，对改进和加强我区文艺评论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尽快组织起一支以藏族为主的各民族文艺评论工作者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艺的理论，深入研究和解决西藏文艺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解放“文艺生产力”，促使西藏的文艺队伍和文艺创作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

加强西藏的文艺评论工作，必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在这个前提之下，还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坚持在文化交流中保持和发扬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特色。这样，才可以保证藏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特色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也才可以保证各民族的文化宝库日益丰富和多彩多姿。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是不是正确，实质上反映了文艺领域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在对待藏族文化艺术遗产和民族形式、风格的问题上，我们应着重克服和防止“左”的影响，充分认识、深刻理解发扬民族传统对繁荣发展民族文艺事业的重要关系，努力作民族化的促进派。当然，对于在繁荣民族文艺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也必须进行有说服力的疏导工作，以保证文艺创作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不断前进。

评论落后于创作并不是一条不可更易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比以往的任何社会科学理论体系都要高明，更有力量，就在于它不但能认识世界，而且能根据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文艺评论人员应当是一个坚定的、清醒的和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文艺评论可以而且应当与文艺创作的发展采取同步运动，通过富于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活动，指导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兴旺。

祝愿西藏的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比翼齐飞！

## 植根于群众 植根于生活

李文珊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要提高我们文艺创作和艺术表演的质量，充分反映时代的特点；要在创作和表演中充分体现西藏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写出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生动形象的感人的作品，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就是说，要全身心地投入现实生活中去，到农牧民中间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了解各种各样的人，并且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

深入生活，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是我区广大业余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优良传统。西藏和平解放，同时点燃了革命文艺的火种，社会主义民族文艺事业从此诞生。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也在高原上兴起。多少年来，我区文艺工作者响应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足迹遍及万里高原。他们和翻身农奴交朋友，把自己作为群众中的一员；他们参加各种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在生活实践中熟悉生活，熟悉人物，并在生活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提高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的能力。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一批的文艺工作者成长起来了，一批一批受到广大群众赞扬的好作品、好节目涌现出来了。毫不夸张地说，三十年来，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富有艺术生命力的好作品，好节目，无一不是植根于群众、植根于生活的产物。

但是，近几年来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有些放松，在文艺战线，

深入生活、联系群众的空气不怎么浓了。有的提出“深入生活的问题还要再研究”，有的甚至对深入生活持反对态度。是什么东西阻碍了我们呢？

片面地理解“写自己熟悉的”这个口号。我们说：“写自己熟悉的”这个口号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有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有真情实感。但绝不能片面理解这个口号，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象有的同志讲的那样：熟悉什么就写什么，不熟悉，就不写。这就不妥当了。熟悉和不熟悉是对立的统一，熟悉往往是从不熟悉发展而来的。为什么不可以去熟悉自己应当熟悉而暂时还不熟悉的生活呢？为什么不应当不断地扩大生活的视野，开阔自己的眼界呢？为什么不把艺术的触角伸到生活的深处去呢？看起来，这个问题的产生，同我们的文艺方向不够明确不无关系。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在西藏，首先应该是为农牧民服务。假定我们的方向是明确的，思想是坚定的，那我们就会首先考虑如何去反映农牧民和他们的生活，至于生活不熟悉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不熟悉，会主动地想方设法去熟悉，事实上也一定会由不熟悉到熟悉的。

“距离论”。具体讲是这样一些说法：“文艺创作要同生活的发展保持一定距离”；“要搞好文艺创作，就要远离政治，远离生活，特别是火热的斗争生活”，并且认为这样才能产生传世之作，不朽之作，才能使作品具有艺术生命力，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同志不仅大大降低了深入生活的积极性，甚至把深入生活看成是创作的障碍。诚然，“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画中心”那是把文艺完全纳入政治和政策的框框，是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这一条我们要坚决摒弃。但是，难道“距离论”就是正确的吗？人们说：一个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应当有新闻记者的敏感、哲学家的思考和政治家的责任感。我们理解

这个“新闻记者的敏感”，就是要求我们始终不渝地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和我们沸腾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当有了距离的时候，应当努力缩小这个距离，切实做到紧跟时代的步伐。

“我们现在不是吃桑叶的问题，是吐丝的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差不多都是以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差不多了，没有必要再深入生活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同样具有片面性。不可否认，我们西藏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本民族的文艺工作者，对西藏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拿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这个标准衡量，恐怕不是差不多，应当说是差得远吧？况且人民的生活是日新月异、发展变化、奔腾向前的，过去的一点生活，绝不可能“受用”一辈子！要反映人民的新生活，赶上时代的步伐，必须不断地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周恩来同志说过：“蚕不吃桑叶吐不出丝，蜂不采花酿不出蜜，创作人员不到工农兵生活中去，写不出来好作品。”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我们缺乏的是技巧而不是生活。”这同样是妨碍我们深入生活的一种说法。我们认为，在生活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运用和实践艺术技巧，这是一个客观规律。认为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艺术技巧，就可以写出象样的作品，这个观点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舍弃艺术实践。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并不等于就是艺术。对我们西藏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努力提高技巧和表现能力，确实也是当务之急，只是希望不要将它同深入生活对立起来，不要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

“灵感论”。认为创作靠“灵感”，靠那种一刹那的“思想火花”，捕捉一瞬间的幻觉，一忽儿的感受。我们从来也不否认“灵感”，但灵感是什么？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灵感是物质生活的升华物，创作灵感对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周恩来同志曾精辟地论述过“偶然得之”同“长期积累”的辩证关

系，他说：“作品的产生，可以是偶然得之，但是这种偶然得之是建筑在长期的生活和修养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就连思想体系属于唯心主义的古典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也说过：“无论是感官的刺激，还是单纯的意志和决心，都不能引起真正的灵感。靠心血来潮并不济事，香槟酒产生不出诗来。”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个基本的观点，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们文艺创作中之所以存在选材不够宽、主题不够深、时代特色不够突出和构思缺乏新意等缺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很好地解决深入生活的问题。为了造就文艺界的一代新人，迅速提高和壮大本民族的文艺工作者队伍；为了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伟大国家和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我们应坚定不移地走深入生活、同人民群众密切结合的道路。事实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是一条完全正确的道路。

（原载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一日《西藏日报》）

## 文学创新和时代精神

李佳俊

有目共睹，几年来，西藏文学创作是很有成绩的，不少作家及其作品引起了全国文艺界的关注。然而，又何必讳言，见诸文艺报刊的东西，仍然不乏思想艺术上的平庸之作。为了活跃文坛，从一九八二年开始，由部分青年作家发动，既有宣言，又有实践，兴起一个文学创新和突破的热潮，无疑是应当受到鼓励的。

文学如何创新？又向哪儿突破？人们尽可以根据各自的生活体验和美学见解去进行多方面的尝试。但是，文学发展有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文学与生活 and 时代的关系，却是大家必须共同遵循的，为什么生产的作品显得平庸？为什么创新的过程中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当然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是，对文学与生活 and 时代的关系认识不足，或者认识到了而没有身体力行，贯串于创作活动的始终，却是一个共同的、根本的原因。这正是我区当前文学创作的薄弱环节。为了赶上全国文学发展的步伐，我们的作家应当下最大的力气增强作品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努力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揭示出民族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从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塑造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创新和突破，不论是朦胧派、雪野诗，还是其他，也只有扎根在时代生活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使作品发出绚丽的光彩。

有人说：“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既对，也不对，总的



说，是不科学的。的确，文学需要创新，那是因为社会生活处于永无休止的发展和更新的状态之中，从而要求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必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不断地发展和更新，表现出时代的精神。生活才是推动文学发展的主要力量，并赋予作品以新的内容。所以，归根结蒂，文学的生命在于生活。我区新近出现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短篇小说《朝佛》、《第八级人》、《归途小夜曲》、《她从嘎曲草原来》、《三姊妹的故事》、《花园里的风波》，之所以产生出撼人心弦的力量，诚然与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不无关系，但决定的因素还在于对生活新的发现，独到的认识，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可惜，这样的作品为数不多，在成百上千的小说、诗歌、散文中，还有相当部分作品或者陶醉于表现自我，或者满足于浮光掠影的描绘，或者着意渲染生活的贫困、艰辛，重复着似曾相识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既闻不到高原泥土的醉人芳香，也听不出时代发展的趑趄足音，面目苍白，是难以在读者心中引起共鸣的。有志气的文学工作者，应当引为戒鉴，密切文学与生活 and 时代的联系。任何创新和突破都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土壤，否则，就会象悬在空中的花草一样枯萎下去，象唐·吉珂德与风车搏斗一样虚掷勇气和才华。

“离现实远一点好”，“要追求作品永恒的价值”，等等，严重束缚着某些创作人员的思想和手脚。“距离论”是十年动乱在文艺界留下的一种病态反映，并不是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相反，古今中外成千上万的文学名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涌现的大量获奖作品，都雄辩地显示出一条真理：作品的永恒价值正在于，它们及时地捕捉到作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学总是随着时代一起前进。我们党之所以重视文学事业的发展，人们之所以在劳动工作之余热心阅读文学作品，也正是因为它们能帮助人民群众认识这个世界，感受到时代脉搏的跳